



沈虎根著

# 大师兄和小师弟

DA SHIXIONG HE XIAO SHIDI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# 大师兄和小师弟

沈 阮 根 著  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 
藏书章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# 大师兄和小师弟

沈虎根 著

罗 兴 插图 陆元林 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14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书号：文0189(高)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2 5/16 字数 32,000

1965年7月第1版 196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95,000

统一书号：R10024·3109

定价：(6) 0.17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短篇小说集。书中收的四篇作品，都是写旧社会商店小学徒的生活的。那时候，学徒被老板当作牛马使用，整天辛辛苦苦地干活，还经常要挨打受骂；到了快满师的时候，就要担心被老板解雇，因为满师以后老板是要付工资的；还有的人，在老板的折磨下，得病以后无钱医治，过早地死去了……当然，他们也进行了一些反抗。本书通过对几个小学徒的生活遭遇的描写，控诉了旧社会的罪恶，揭露了资本家的嘴脸，对少年读者了解什么是阶级，什么是压迫和剥削，有一定的作用。这四篇作品，都收在作者的短篇小说集《金枝玉叶》里，这次抽出来，单独印成一本，发行农村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我要在夜里得到安宁..... | 1  |
| 满师.....        | 7  |
| 小师弟.....       | 27 |
| 大师兄.....       | 54 |

## 我要在夜里得到安宁

我第一次学生意，是在俞立大南北货店，那时还只十二岁。

说起学徒生活的苦楚，是三日三夜也诉不尽的。每天的工作是挑水、劈柴、烧饭、抱小孩、洗尿布、倒夜壶、烫老酒……整天这样晕晕乱乱的干着。只有夜里的六七个小时才是我自己的时间，只有在这时我才真正尝到做人的滋味，因为这时我才能有在被窝里流流眼泪的自由，然后甜甜蜜蜜地睡着，一直到第二天。我常常在这时想：“多么难得的安宁啊！”

可是后来连夜里的时间也不完全属于我的了。

老板的儿子叫俞连发，我叫他师兄。他的老婆我叫她师嫂。我的床铺是搭在他们房里的（这是因为怕我偷吃店里的东西）。这位师嫂也不是个好东西，活像戏文里的“妖妃”。有一次她从我床前走过，自己不留意，眼睛撞在我的蚊帐杆子上。这一下可不得了啦，她立即扑在师兄怀里哭个不停，师兄就

跑过来将我的蚊帐一把拉下，恶狠狠地说：

“从今以后，不许你再撑蚊帐！”

这样，我在白天忙了一天而在晚上还要喂蚊子，倦乏的身子一倒下去，蚊子就嗡嗡嗡嗡地围拢来，两手抓得似刨黄瓜。终于晚上也得不到安宁了。

接连一个月，身上被蚊子咬得全是疤。母亲来问我，我怕她难过，没有对她实说。她以为我生了“痲疥疮”，还用了六莲树根合上猪油，调成“药料”来给我擦（我自然没有擦，暗地里抛在塘里了）。这时我唯一的希望是秋天快过去，因为到冬天蚊子就没有了，就是不撑蚊帐也不要紧了——夜里的时间又是我的了。

时间一天天地过去，蚊子



也渐渐地少了。无蚊的冬天快要来了，我的心里浮起一阵希望。

左盼右盼地盼到了冬天，蚊子虽然没有了，可是我在夜里仍然得不到安宁。

这师兄不知打从哪里牵了一只小狗来，起名叫“来富”，意思是来了这只狗他们就会更加“富”起来。他爱这狗像宝贝一样，让它睡在房里。他还笑着对老婆说：“我们房间里从今多了一个保驾的啦，一个是雨墨，一个是来富。”我听了很气忿，将棉被往头上一盖，不愿再听下去。

这只狗竟和他的主人一样刻毒（大概是前一个主人教惯了），一夜工夫要大小便数次，而且一定要到房外去才肯大小便，不给它开门就会“呜哩呜哩”地吵个不休。这时师兄就要厉声地骂：

“死人，来富要解尿了，还不爬起来给开开门！”

为了这只狗，每天晚上，我总得要惊醒好几次。十二月的大雪天，无情的西北风狮子般地吼叫，吹在身上像刀刮一样，等它在房门外解完尿摇头挥尾进来睡时，我已冻得周身发麻，牙齿抖得像开机器。第二天眼睛红得像油光桃，还得照常干活。就这样，我白天的时间被老板剥夺去，夜里的时间被这条狗剥



夺去。我真恨透了这条狗，心想：“要恢复我夜里的安宁，除非将它弄死！”

几天后，我借着到后面塘里去挑水的机会，将它慢慢地诱到塘边，一把抓住颌鬃毛，“扑通”抛在塘中心。我这时心里“别突别突”地跳得很凶，赛过犯了一条人命案子似的，因为从我出生以来，还没有做过这样“杀生害命”的事。我想：“这一下可出了我这口恶气，今后夜里的时间又是我的了。”

不料，我一进门刚放下水桶，师兄劈头就是一拳，打得我鼻血泉水似地往外涌，晃了晃身子几乎倒了下去。我一面用双手按住鼻子管，一面定眼一看，只见那只水淋淋的小狗坐在门角里用仇视的眼光向我扫射。原来我把它抛到塘里时，一时心慌，忘记绑上一块石头，被它逃上了岸，而且比我先跑到店里。我想：“这一下可糟了，不知是哪个告诉的了！”

师兄板着脸，抽动着脸上的横肉，杀气腾腾地，恨不得将我一口吞下去。他狂跳着说：

“你良心这么黑，老子也叫你吃吃苦头！”说着将我一把拖到塘边，猛地一下，“扑通”抛在水里。我在水里拚命挣扎，吞了好几口塘水，才划到岸边，抱住一根枯杨树根，然而我已经力气用尽，上半身在塘滩

上,下半身浸在水里晕倒了。

“要淹死的,快拉起来呀!”有几个善良的邻妇惊得尖叫起来。

“连发!你再也不拉起来,老子也打你下水!”

“妈妈的,哪里可以用这种手段对待学生子!”周围看的人都愤愤不平起来。

师兄的父亲——老老板一看闲人已经不服气,赶紧一面假意地埋怨着儿子,一面将我拖上岸。……

等我神智有些清醒,母亲已坐在我的身边。我的家离镇上不远,大概是旁人通知了她。



母亲流着泪，咬着牙齿，悲痛地说：“雨墨，你跟妈回去，不要愁，娘讨饭也会把你养大的。”

“啊——”的一声，我倒在母亲怀里哀伤地哭了。

1955年2月10日

## 滿 師

1946年，我十四岁那年，虽然学生意已经吃过一次“回湯豆腐干”了，但为生计所迫，再一次地由熟人介绍到陈鎮去，在一家带卖少量西药的中药铺里当学徒。店名叫宣德堂，老板叫宣福相。

老板一共收过六个学徒。二师兄在快到滿师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了什么事（那时我还未进店），被老板解雇了；所以现在店里只有管账的大师兄、三师兄、我和师弟四人（另有一个师弟，以后再交代）。至于老板为啥要收这许多学徒，他曾和一位姓吳的结拜兄弟谈起：“收学徒便宜呀，不拿薪水又能叫他多做生活；用个伙计起码要五六斗米一个月，又不好意思叫他扫地、燙酒、倒脸水。”

大师兄是老板的开门学徒，在这月（bān）店里已经住了九年了。这长长的九年当中，他没有请过一天假；店里规定一个月理一次发，钱可以在店里支付，他却往往要拖到两个月才去理一次；人家吃一餐饭要二十分钟，他却只要十分钟；人家吃饭要用菜，他却只要淘一些隔夜的菜湯就够了。他一天到晚讲不

到几句话，也不轻易走动，总是默默无言地整天守着账桌；骂不动火，打不动气，真是一个道地实足的“老实人”。（据邻人们说：大师兄刚来时也同我们一样是个“小滑头”，是在老板手下折磨了九年才变得“老实”的。）在我进店不到三个月，他得上了肺病，经常吐出大口大口的血，死白色的脸加上囚犯似的长头发，格外显得虚弱。他老是一动不动地坐在账桌上，从柜外望过去活像一个木头人。

因为老板觉得还需要他这样的人，所以把他留在店里。过年过节，老板也叫大师兄面对面地坐下喝上一杯红酒；而大师兄呢，总是在再三推辞不了的情况下，才很不自然地呷(xiá)上一口就走开了。他也不常和我说话，只在晚上教教我算盘。他平日不愿我服侍他，只有吐血吐得在床上不能动弹时，才叫我送点茶水。

三师兄和大师兄不同，平日爱讲笑话。比如西药瓶上WXYZ几个外国字母，原该读“特勃留”“爱克斯”“外爱”“叙”，他却故意念成“大鼻头”“眼泪水”“往外挤”，惹得大家哄笑起来。他和我关系很不好，因为他很会拍老板马屁，会在老板面前挑是挑非地讲我们不好。所以我只服贴大师兄而不服贴他，连

“师兄”也不叫他一声，只叫他“云庆”。这样一来他愈发恨我，更加处处作弄我了。而一到我实在委屈不下时，就扭他到大师兄那里去评理。大师兄显得很为难，说：“唉，大家吃着别人家的饭，都是苦恼子人，何必这样欺来欺去呢？”

真气人，他恶作剧只是对我一个人的。这大概因为大师兄是个老实人，又毕竟是他师兄，不好意思欺侮；而小师弟则是把他当做一个师兄来尊敬的。只有我是犟头犟脑地对他不肯服贴；虽然我们两人也有很要好的时候。

说也奇怪，尽管三师兄这样调皮，逢到我和师弟问起他：“二师兄是怎么被解雇的？……”他便会突然脸孔变色，心神紧张起来。所以每当我吃了他的亏之后，就会故意问问他这件事，使他不安不安。其实那时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的。

老板的最小一个学徒——我的师弟，还只十二岁，和老板的大儿子同般年纪。不过老板的儿子还要躺在地上打滚，而他却要自己挣饭吃了。他既不像大师兄那样地默默无语，也不像我和三师兄那样地斗来斗去。他自个儿做他自己喜欢的一套，那就是在老板走出以后，偷点闲暗暗看看那些小人书；或

则是学学绘画。他见了那个头发烫得像狮子狗似的老板娘，就要一次又一次地不怕重复地把她画下来。他有股孩子气，凡是他所心爱的东西就不肯让人碰一碰。比如他藏着一本从《大公报》上络续剪下来的连环画《三毛流浪记》，我翻了几张，觉得里面三毛的遭遇和我们的遭遇一样，我再三向他借阅，他总是不肯。我对他说：“这里面的生活同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，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吧！”他也不肯，甚至当我送他一把油纸扇作为交换的条件时，他还是一个不答应。在他进店之前，我们也曾有过一个师小师弟，死得很可怜，我们把对死掉那个的感情也用在身上了，因此都对他较好。

我们这并店里就是这样一伙人。

三师兄再过三个月就要满师了，我和师弟都很羡慕。因为满了师总比当学徒要自由些，除了不被打骂之外，还可以按月拿到一些薪水。

可是，奇怪得很，三师兄近来反而闷闷不乐起来。当我们用羡慕的眼光和祝贺的口吻对他说：“喂，总算给你熬出头了！”他却摇头叹气地说：“唉，到了那时再说吧！”

有时我和师弟为了引起三师兄的高兴，故意当

着他的面问大师兄：“大师兄！你刚满师的那年，薪水几斗米一个月？”“五……斗……”于是我们便撑开五个手指，到三师兄面前掠几掠，意思是：你快要五斗米一个月了。哪知三师兄一扭身就跑开了。“你们尽管谈这做啥？”大师兄摇头叹气地说：“吃人家饭，哪会好得出……”



三师兄近来起床特别早，别人还是睡得很甜的时候，他就自个儿在店里踱来踱去。晚上也睡得特别迟，人家已经深入梦境了，他还半坐半睡地在那里发呆；甚至有时到了半夜光景，还会起来冲点开水喝。这样接连几天，人倦乏了，就安静几夜，但不久又回到这种状态里。我以为他病了，就问他：“云庆，你若是病了，乘老板不在店，你就闲着点，生活由我



代你做。”然而他却摇摇头。

有一天半夜，我已一觉睡醒了，三师兄还在那里踱来踱去。只听见大师兄对他说：“云庆，睡吧！他对你比较看得惯，不至于会那样的。”“我也是这样想，平日我替他做事总是尽力的，这次对我大概不会那样毫无情义。不过他的为人啊，你也是晓得的，所以……”从此，三师兄变得疑神疑鬼起来。

三师兄的疑心病是少见的。有一丝儿的风吹草动，他就会提心吊胆地问个不清。例如老板有两个老婆，大小老婆是分开两个地方住的，老板通常是住在小老婆处。有次老板的小老婆叫了我去盘问我：“先生有没有到大老婆那边去？去的时候有多少钞票带去？去了几次？拿了多少钱？……”可是等我一回到店里，三师兄就劈头问我：“师母叫你去做啥？”我当即将情况一五一十地讲了，而他仍然不相信。为了这，他特地买了一包五香豆给我，和我睡在一起，问三问四地问到了半夜，我的每一句话他都要细细咀嚼、复问，逼得我只得赌咒：“我如果骗了你，将来不得好死！”这样他才停止了追问——似乎放心了。

我对三师兄的这种苦恼，又是同情，又是不解。谁都认为“满师”是我们当学徒的大喜事，因为满了